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谢孔宾传

□耿 立 编著

战胜日伪的摩擦和“扫荡”是克服困难的前提。在湖西地区，除边境上有个小羊山外，多是平原。在平原上打游击很困难，敌人的坦克、骑兵来袭击，跑都没地方跑。为了对付日寇对根据地的“扫荡”，依靠群众的创造，把道路挖断，挖上坑道，使敌人无法长驱直入。从1940年，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，处处都挖了沟道，把村里村外的道路都挖成沟，大路挖大沟，小路挖小沟，那时叫做路路有沟，沟沟相通，也叫抗日沟。宽的沟达丈五尺，深有丈多，一般也有七八尺深。从村里挖至村外，从这村挖到那个村，以此对抗日寇的“扫荡”，群众也增强了抗日的信心。日本鬼子如来侵略骚扰，你从东边来，我从西边沟里出去，你从北面来，我从南面沟口跑了，不仅人能跑，连牲畜都能从沟道里转移。逐渐地，沟沟相连，一连能搞十几个村。后来，甚至数百条沟都互相连接，敌人对沟的构造不熟悉，他们不敢下沟，只能在沟上走，而沟里的人则可以向沟外打枪，沟外的敌人被打死了，还不知从哪里来的枪弹。他们即便是发现沟道，又不知道沟里有多少人，通向哪里，不敢贸然下来。人们把这种游击战叫做坑道战，以坑道作为一种战术，发展得也越来越完善。两条沟交叉处，挖到十字路口上，中间留段不挖，建上碉堡作为掩体，隐蔽着打击敌人，不管敌人从哪个方向来，都可以及时发现。另外沟的两边还挖了站沟，人在站沟上站起来，可以看见外面敌人的走动，蹲下来敌人就看不见。如果有敌人在沟上走，沟里的人站起来，可以猛然刺他一刀，甚至抓住他的腿，将其拉下摔倒，使敌人很难应付。特别是到了晚间，敌人更是不敢走动。

由于进行坑道战，找到了对付日寇的办法，根据地相对有了保障。而后，共产党号召群众种好庄稼，发展生产，并发放贷款，度灾救荒。同时，军队和地方干部也都进行生产自救，节衣缩食，与群众共同渡过难关，军民关系、党群关系逐渐好转。

在生产自救的同时，他们也大力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，发展统一战线，进行民主建政。根据地各县都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，建立了湖西地区参政会。1940年下半年，湖西地区还选举产生了参政会，各县都选举了参议员，全区召开了民主参议会。大会在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1/3，进步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占1/3，各阶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占1/3。在这次会议上，郭影秋被选为湖西地区的参议长。他说，此会上还出了个笑话。参政会成立后，要发通电，他是起草电文的召集人，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简单，就让下面的几个人去

办，直到会前也没有检查。在大会要宣读电文时，下面的人把电文纸送给他，才发现原来是张白纸，满篇纸上一字没有。但会议议程已经宣布了读电文怎么办？当时他毕竟年轻，思路也快，就急中生智，略加思索，边想边读起来，会场上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下场后，他询问那几个人，怎么随便递给一张白纸，是不是想故意让他出洋相？他们开玩笑说：“我们事先未起草，把这件事撂下忘了，等开会被了，想起草又来不及了，几个人合计，就是临时起草了电文，你也不会照着念，还不如给你张白纸，由你自己随机应变，你不是随即就编出很好的电文吗？实在是名不虚传的大秀才！哈哈！”

这是当事人留下的湖西单县的历史记载，人是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的，谢孔宾就在这个大时代里，虽然当时他只是一个儿童，但他不知道外面的各种因素氤氲聚会，改变着这个生态。谢孔宾13岁上初小了，语文课一看就懂，容易把握。鉴于年龄大，第二学期便进入高级小学了。读高小时语文程度名列前茅，只是数学基础太差，当时还不会列横式，月考时算术考了4分，真丢人。后来，他加紧练习，急起直追，第二学期就赶到前列了。第三学期考取了第一名。当时的《算术指南》《千题详解》中的四则杂题、分数、开方等都一一过关了。

在战争年代奋力读书，是那个时期一些人对民族和明天抱有的一种希望。何兆武在《上学记》写过战争年代的读书，他说：我想，幸福的条件有两个，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、美好的，可是这又非常模糊，非常朦胧，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。另一方面，整个社会的前景，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，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，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。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，当时正是战争年代，但正因为打仗，所以好像直觉地、模糊地，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，战争一定会胜利，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。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，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。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，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，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，可是觉得非常幸福。

我们知道，正是这种对未来希望的感召，我们能看到一些师生在战争的间隙，在破庙，在偏僻的农村，在田间地头，在村头的牛屋，还是一如既往专注地学习、上课，仿佛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的颜回。

少年人身上背负的是国家



第五章 乱中求学

谢孔宾早就意识到，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，只有求学一途，但求学的路途时时陷入困境，走入绝路。少年时代，正是一个人充满幻想的时辰，但他却时时感受到世事的艰难，那是一个民族命运决战的时代，各个阶层都面临新的选择。

1945年，谢孔宾15岁，那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然而，1946年内战开始了，单县及湖西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战场。

郭影秋在回忆录里有一章“八千子弟重返湖西”，这是了解少年谢孔宾不可多得的在场感的史实记载。郭影秋是当时共产党湖西的主政者，且是湖西人，是共产党内有名的知识分子。

郭影秋在“八千子弟重返湖西”说：

我了解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，徐州地区的国民党派了重兵，对湖西解放区进行“围剿”，不少恶霸地主作为还乡团，为国民党军队带路，逢人就杀，见房就烧，其疯狂性野蛮性以及对革命力量的仇视程度，实属登峰造极。当时，湖西地区的领导束手无策，整个湖西很快垮了，我们的军队和群众像赶鸭子似的被赶了出来。

由于1946年9月国民党打进湖西之后，烧杀抢掠，派款征粮，处处安设据点建立伪政权，抓夫抢兵，使湖西损失惨重。我们被杀掉的干部家属和群众，即达四千余人。

我们原来在湖西根据地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，团结了不少开明士绅、知识分子，至国民党上层中的抗日人士。在国民党卷土重来进行疯狂屠杀的白色恐怖下，这些统战对象中有些人又依附了国民党。我们有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，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要杀“红脸奸臣”的口号。他们说这些人表面上和我们搞统战，好像是红脸，但敌人来他们又跟着跑，这些人就是“红脸奸臣”，应该杀掉。有一次，我到河庄，去看个叫何方成的统战对象，结果他家房倒屋塌，家里什么都没有了。有人偷偷告诉我，何方成被当做“红脸奸臣”杀掉了，财产被分了。我才发现杀人太宽了，在敌人大

举进犯时，我们都立不住脚，不得不撤出去了，怎么能要求统战对象定要撑着呢。

1946年8月20日，国民党30万大军沿陇海线向北进犯。国共双方在单县展开“拉锯战”，国民党来了，共产党撤了，共产党打过来了，国民党撤了，就如拉锯，来来往往。

国民党军队占领单县后，各处设立据点，并纠集流亡地主组成还乡团，回到家乡进行反攻倒算，湖西地委将干部家属、老弱病残、后方医院和学校，转移到黄河以北。

但当时共产党也组织武装工作队，与还乡团对着干，秘密潜伏穿插回单县。他们的方式就是昼夜伏击。当夜半人困马乏大家和对手都进入梦乡，这些武工队员们就静悄悄摸进村庄，在夜间，他们分头到各村高处，用喇叭高呼：“大家坐起来听消息”。再一招就是在逢集的时候，武工队在集市上，突然控制集市，停止5分钟，大声宣传，然后迅速撤走。

那时的谢孔宾在家里，几乎夜夜惊魂，四处听见枪声。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保命要紧，老师走了，学校停办，谢孔宾就在家务农。这时的谢孔宾犹如一个困兽，在自己的村子里，见不到外面的世界，一切都像是隔绝了。他很苦闷，那时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，虽然那是死亡拉锯的时候，但他却觉得，对知识的追求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，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。

出身农家的谢孔宾，白天在家干农活，翻地、耕作、打场、收割都会。到了麦收天，就下地割麦子，头顶大太阳，人站在麦子地里，好像能把人晒化。一到夏天，高粱晒红米了，那高粱地高得人进去就没了头顶，他就会扯高粱叶，既可以编蓑衣，也可烧火或者喂羊。夜里，或者是下雨天，他就在家练习毛笔字和读鲁迅的文章。

练习毛笔字，就像他的功课。他喜欢颜真卿书法的雄强、大气、端方，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”这是颜真卿写的《劝学》，反映出他的学习态度。他三岁时丧父，由母亲抚养长大，年少时学习勤奋，家贫缺纸笔，就用笔蘸着黄泥水在墙上练字；长大后学识渊博，有才华，尤其擅长书法。谢孔宾先是临写《多宝塔》，接着临写《勤礼碑》。他理解了颜真卿的书法的三境界：第一境界立坚实骨

体，求雄强书风。第二境界含字内精微，求字外磅礴。第三境界臻神明变化，达生命烂漫。

谢孔宾的性格，慢慢地开始潜移默化，写《争座位帖》，颜真卿刚直不阿、疾恶如仇的性格后来就在谢孔宾身上扎下了根。

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大功的名将郭子仪来长安朝见皇帝唐代宗，唐代宗设宴欢迎他。本来，按照朝廷规定的礼法，宴会上文武官员的座位前后顺序，应该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排列。可是，负责安排座次的官员郭英义，为了讨好唐代宗的宠信太监鱼朝恩，竟把官职地位比他高的尚书们的座位排到了他的后面。宴会上鱼朝恩十分得意地坐在前边，颜真卿见了十分气愤，等到宴会结束，他对大家说：“鱼朝恩不过是个善于拍马屁的小人，没有什么功劳，他的座位凭什么排在前边！”“他是皇上的红人儿，谁惹得起？还是算了吧！”几位怕事的尚书劝他。“不！这有关国家的尊严，不是件小事。这个座次我一定要争！”颜真卿坚定地说。回到家，颜真卿怒气难平，马上提笔奋笔疾书，不一会儿，一封责问郭英义的信就写出来了。

这封题名为《与郭仆射论座位书》的信，写得义正辞严，历数了鱼朝恩的种种罪恶，痛斥了郭英义溜须拍马的无耻行为。而这封信里的字，颜真卿写得笔力雄健，气势夺人，把他愤怒和平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所谓字如其人，人字合一，风格即人，这是绝好的代表。

人们说：读《出师表》不哭者不忠，读《陈情表》不哭者不孝，读《祭十二郎文》不哭者不慈。

而谢孔宾视为最爱的是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。

在唐朝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中，颜真卿和他的堂兄颜杲卿表现得铮铮铁骨，他们兄弟一起起兵勤王讨伐叛军。颜杲卿乃常山郡太守，杲卿率军和叛军艰难苦战，最后实力不敌被叛军俘获。

安禄山使人将颜杲卿和他的小儿子颜季明押到近前，问颜杲卿为何反叛他安禄山，颜杲卿大怒，圆睁双目，大声叱骂：“我乃大唐臣子，为国讨贼，何谓反叛？”安禄山恼怒，着人用铁钩打断颜杲卿之舌，可颜杲卿仍威武不屈叫骂不绝，最后安禄山下令把颜杲卿父子活剐而死。